

藏民唱歌毛主席

西北旅行通訊

力文著



新華書店總發行

古蹟・跡 227/04 13/
廣河縣志定本圖 (227/04/05)

書名	廣河縣志定本圖
出版年	1954年
發行所	廣河縣志定本圖編輯部 廣河縣志定本圖編輯部
編纂者	廣河縣志定本圖編輯部 廣河縣志定本圖編輯部

出版年月一七五〇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出版

目 錄

訪問藏族區——拉卜楞	一
如此『開發邊疆』	七
解放後的拉卜楞	一一
一個藏民的思想變化	一八
訪問蘭州藏民學校	二六
急盼解放的西藏人民	三四
藏民歌唱毛主席	四〇

訪問藏族區——拉卜楞

記者自蘭州西南行，經臨夏至解放不久的拉卜楞。十一月下旬還是初冬天氣，但見沿途山巔積雪皚皚，河谷激流伴送着陣陣寒風，已令人感到西北高原的『寒威』了。

拉卜楞因市區西郊有著名的拉卜楞寺而得名，後更名夏河縣。位居大夏河上游，山環水繞，景色壯麗。自河谷攀登山巔，遠望夏河高原，坦坦蕩蕩，恍如平原。但其海拔已有三千五百公尺。夏河共轄十四鄉鎮，藏族農民與牧民的比例爲百分之七十比三十。由此西經甘加至青海，南越果洛達川康，或爲谷廣坡平、流泉縈繞的高原盆地，或爲廣闊數百里，水草豐茂之天然牧場，拉卜楞則爲定居藏民與畜牧藏民的結合地。因地當川康甘青四省要衝，又爲藏民與回漢人民物資交流之一大中心，臨洮、臨夏、蘭州及陝、豫等省商人，常以布疋、麵粉、茶葉等

換取此地特產之麝香、獐獐、酥油、皮毛等，當地輸出以皮毛爲大宗，羊毛產額每年平均在二百三十萬斤左右，居甘省第一位，爲西北皮毛出產中心之一。

拉卜楞藏區人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仍停滯在古老的封建社會的狀態。政治上還有部落的痕跡。此地雖設立縣治二十餘年，但直到此次解放前，除直轄的上下『他哇』等幾條街道外，其他鄉鎮的統治權力，仍操在寺院或部落『頭人』手中。各部落的首領，稱之爲『郭哇』（藏語，意爲頭人）或『洪布』（卽官），漢人統稱之爲土官，有的爲祖傳世襲，有的由拉卜楞大寺派任，任期三年。各部落『頭人』，對藏民保有相當大的統治權力，他們有權處理調解民間糾紛，判決民事案件，派遣『烏拉』（卽差役）。藏民輪流無代價地爲頭人服役，代頭人牧養牛羊，耕種土地。藏民途中如遇土官，立即下馬脫帽，立道旁，鞠躬拱手，必恭必敬。

佛教對此間藏民與其他地區藏民一樣有深厚的影響。藏民不論窮富，家中均供奉佛位，如有婚喪大事，必延請喇嘛念經。每逢朔望日便趕赴附近寺院拜佛。

家居寺院附近者，更常常忙中抽閒，前往寺院轉『摩尼』（卽經輪），有的還在飯前念『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數十遍。有的是一面勞作一面念經。更有不少藏民終日省吃儉用，將平日積蓄傾囊捐獻給寺院活佛。有的則持數年或十數年的積蓄，跋涉數千里，遠赴西藏拉薩寺拜佛，往返數月，往往朝佛一次，卽行傾家蕩產。藏民胸前多佩戴小銀匣，匣中藏有『活佛』的像片、頭髮，或『活佛』所賜的紅綠綢布條。由於政教不分，寺院握有統治的實權，喇嘛均不勞而食，以及宗教迷信的影響，藏民中之青壯男子多被吸收入寺當喇嘛。夏河全境藏民爲五萬三千餘人，境內計有三十六個寺院，共約喇嘛五千六百餘人，喇嘛佔總人口百分之十強。

由於大批青壯年男子充當喇嘛，藏族生殖率大減（藏民男女性生活較亂，花柳病較多，中年男子死亡率大，也是人口減少的原因）。漢唐時代，今之臨夏、康樂一帶均爲藏民區域，現在藏民已退至臨夏西南八十里土門關以外，土門關成爲漢回與藏民的分界地，土門關內很少有藏民活動的蹤跡。

寺院喇嘛也經商或放賬，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一般藏民由於苛捐雜稅繁重，終年勞動不得溫飽，多向喇嘛借高利貸維持生活。

藏民生活大多非常貧苦。在農業區，以種植青稞（一種耐寒麥）爲主要食物，其次是豌豆蠶豆之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爲寺院及土官所有，藏民佃戶一般須向寺院或土官繳納全部收穫的半數作爲租金。農民所餘僅能維持三五個月的生活，於是便替別人攪工或作些小本生意，補助生活的不足。牧民仍過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貧苦牧民居大多數，他們僅具有六七頭牛，二三十隻羊。中等牧民擁有二三十頭牛，數百隻羊。極少數的土官或富裕之家，則擁有上千頭牛，及數千隻羊的財富。貧苦牧民子弟多爲富家當傭工，或代養富家之牛羊。一般藏民以糌粑（用青稞炒熱的炒麵）、酥油、牛羊肉、青鹽和茶葉爲經常食物。牧民食肉較多。貧苦的定居藏民連酥油也不常吃到，每日僅吃三頓茶和糌粑。此間因地高天寒，終年見雪，藏民中不論男女老少，一年四季均穿一件老羊皮襖。富家人常以綢緞或黑洋布縫爲衣面，並以貴重的水獺皮鑲衣領與衣邊，較富人家多穿一件綢

襯衫。窮苦藏民則只穿一個皮筒子，上面無裝飾，並不穿襯衣。藏民習慣男女均不着下衣，拉卜楞因多與內地回漢人民接近，布疋交換較為方便，部分藏民男女已有穿下衣的習慣了。

不論農業區與畜牧區，藏族婦女都勤於勞動。農業區的男子不會鋤田，除參加耕種土地外，其他收割、打場、鋤田、磨青稞等主要勞動均為婦女操作。游牧區的婦女操作擠牛奶、製酥油、製氍毹、拾糞（牛羊糞為游牧區主要燒柴）等繁重勞動，男子只與婦女共同參加看牧牛羊。藏民男子好武裝，家庭貧苦者亦盡量設法購買槍枝。一馬一槍，能騎馬射獵者稱為『壯人』。由於婦女勞動優於男子，在某些家庭中，婦女握有經濟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亦高。藏族婦女在宗教問題（婦女平日不得入寺院）、參政問題上（各部落土官均係男子），地位是低微的，但在婚姻問題與財產繼承權上，與男子享有平等地位。在藏區，祇有少數土官子女的婚姻受限制，其父母代為擇婚於『門當戶對』之家，含有拉攏其他部落的政治意味。一般藏民男女婚姻是自由的。藏區未婚男女的性生活較亂，但結婚後則

必嚴守貞操。一般藏區本無職業妓女，但拉卜楞由於曾經建立過國民黨的官僚機構，解放前，已經出現了不少妓女。

拉卜楞仍保持着『日中爲市』的古風。雖然市區街道上有些商店，但主要交易場所還是在拉卜楞大寺前的一塊地方，藏民稱之爲『叢拉』。藏民趕着牛羊，攜帶麝香、獐獬等珍貴特產，來自青海、西康、川北等地，回漢商人則帶着布匹、綢緞、茶葉、首飾及其他雜貨，互相交易。回漢商人常利用交通不便，供不應求的情況謀取厚利。比如西安買洋布一尺需人民幣一千餘元，此地可賣五千餘元，此地一個麝香需銀洋四元左右，至西安則可賣二十元左右。

現在，毛澤東的光輝普照在拉卜楞藏區了。這裏有豐茂的草原，這裏有勤勞、勇敢的人民，當人民自覺到爲自己康樂生活而努力奮鬥的時候，我們可以確信，這個數十年、數百年很少發展的『中古社會』會飛躍前進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寄自拉卜楞

如此『開發邊疆』

國民黨在中國邊疆上少數民族地區所實行的所謂『開發邊疆』的政策，是挑撥少數民族間的仇恨，並對少數民族實行殘酷剝削的政策。拉卜楞的情況，就是一面鏡子。

拉卜楞因為密接回族軍閥馬步芳統治的青海，同時又是處在甘、寧、青三省回族中許多反動分子的家鄉——臨夏縣的西南面，於是這裏就成為國民黨『以回制藏』的地區，馬步芳在拉卜楞實行過血腥的統治。這裏的回藏兩族發生過無數次的嚴重的血的鬥爭。

一九四〇年藏倉部落的藏民，不堪馬匪步芳的壓榨，計議反抗，馬匪事前發覺，即派匪軍營長率衛士數人，陰謀誘殺該部落的某活佛（當時的部落領袖），藏民們知大事已洩，索性把匪軍營長等人殺掉了，馬步芳遂派遣大軍血洗藏倉。

該地藏民因衆寡懸殊，十分之七八被屠殺了，屍橫道旁，血流遍野，跑得快的藏民男女與大批的牛羊，也被逼得跳了黃河。馬匪軍在阿木去乎部落一天殺過七百多藏民男女，焚燒過拉卜楞所屬的二十八個寺院，搶走過拉卜楞大寺的『摩尼』，連廟宇頂上的鍍金瓶、貴重的金佛像也搶走了……

在一九四三年，拉卜楞發生過一個回藏仇殺的故事。一個名叫得羅的青年藏民被馬匪抓壯丁走了，他的父親魯高探聽到他在青海西寧一帶駐防，便遠道趕去看望他，父子見面痛哭一場，並計議逃出虎口，父子二人潛逃至甘肅臨夏，後又被馬匪抓回，匪徒們，像拴牛一樣，用鐵繩鑽透老藏民魯高的鼻子，一直從臨夏牽到西寧，魯高因此痛苦地死去。得羅立志爲父報仇，他探聽到殺害父親的馬匪某營，駐紮在臨夏西南的大峽山，遂邀約幾個知心好友，連夜偷襲營寨，連殺馬匪軍七十多人。最後，得羅在拉卜楞被逮捕了。馬匪軍對得羅用盡各種毒刑，還割掉他的頭顱，在臨夏城懸首數天示衆。

國民黨在拉卜楞的剝削，是藏民日益貧困的根本原因。首先是捐稅多如牛

毛，例如田賦一項就有所謂田糧、公糧、軍糧、附徵、附借糧、自衛特捐、臨時借款等名目，馬匹一項有附徵馬匹、預徵丁馬、急徵丁馬（一匹半馬折頂一個壯丁），另外還有勞軍捐款、筵席捐、房捐、磨捐、跑運輸的騾馬還要出稅，國民黨統治時期，藏民家中死了人，要交出家產百分之三十作遺產稅。剝削並不止於此，一九四四年，匪首蔣介石以慶祝『壽辰』名義會一次括去了銀元百餘萬元！

拉卜楞流傳着許多關於國民黨『邊疆』工作人員的醜事。

有一個號稱『邊疆通』，曾任拉卜楞國民黨區黨部書記長的繩景信，據說，因『開發邊疆有功』，曾得過匪黨中央的『景星勳章』，並被稱爲『模範黨員』。他在到任的兩個月間，一度『發展』了成百成千的『黨員』，他向藏民們說：『黨證可當通行證』，沒有『通行證』走路來往就不方便。繩景信的爪牙下鄉，打聽到那家有錢，便扣上個『土匪』或『共黨』的帽子。他又兼了果洛部落藏民學校的校長，因而向偽國民政府教育部領了大批經費，結果全部拿去做了生意。他並且編印一種新聞簡報，每天一期，共印五、六份，分寄國民黨偽中央黨部、

組織部、甘肅省黨部和偽國府教育部各一份，其餘一份留爲存根，這就是他們的『邊疆文化事業！』

解放後的拉卜楞

去年九月間，解放軍進軍大西北。蘭州解放了。馬匪軍被趕得抱頭鼠竄。解放軍的勝利聲威大大地鼓舞了數十年來在蔣馬匪幫鐵蹄下飲泣吞聲的拉卜楞藏區人民。他們在解放軍剛進至臨夏（距拉卜楞二百華里）時，便派出了自己的三位代表，去臨夏與解放軍接洽。解放軍進入土門關（漢回與藏民分界地）後，一再被歡迎的人羣所攔阻，藏民們爭向解放軍獻『卡達』（藏禮，即一塊綢紗）、狐狸、麝香等禮物。解放軍接受了藏民的誠意，婉辭謝絕了他們的禮物。那幾天，臨夏至拉卜楞的靜僻的山道上非常熱鬧，絡繹不絕地流動着歡迎解放軍的藏民同胞。藏區人民像迎接親人似的，把解放軍前擁後簇地接到藏區。

在拉卜楞，我曾訪問過藏民中的貧苦農牧民、知識青年和勞動婦女，也曾去寺院訪問過喇嘛。解放後短短的兩個多月時間，各階層藏民的心目中，已產生了

一種鮮明的愛與恨。

在和阿監等幾位喇嘛談心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馬步芳整天跟藏民要馬要牛，要草要料，稍不順從，就要殺人。共產黨、解放軍趕走了馬步芳，大人娃娃沒有一個不說好的。』勞動人民更從共產黨、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的日常行動中，看出了社會的根本變化。曾給富家攬工多年的達奴告訴我：『國民黨來到拉卜楞不是找保安司令，就是找縣長，從來沒把窮老百姓放在眼裏；我們看見國民黨官兵，很遠就躲開了。共產黨來了以後，老百姓舒展開了。我們和共產黨的幹部在一塊有說有笑。幹部們還問長問短，關心着我家的吃穿。』上他哇有個名叫沙奴嬌的貧苦老太婆，因為與別人發生房租糾紛而去縣政府起訴，起初她擔心着會因為『沒有錢送禮』而進不了『衙門』。可是，出乎沙奴嬌的意外，她受到了張副縣長（從老解放區派來的）親切的接待，糾紛很合理地解決了。她到處向人誇獎：『新政府真好，要是在過去，我沒有錢怎能見到縣長！』接着，她說：『共產黨派來的幹部，和咱藏民一條心啊！』

拉卜楞各舊有機關的接管工作進行完畢後，在十、十一兩個月中，曾先後在共和鄉、示範鎮等六個鄉鎮進行了民主選舉。各鄉、村普遍召開了村民大會、鄉代表大會，選舉了村政府委員、鄉代表、鄉政府委員以及出席全縣各界代表會的代表。人民政府向羣衆講清了政策，讓人民自由地討論，選擇自己的代表。選舉，給廣大藏民以鼓舞，許多藏民帶着『糌粑』、茶葉，騎上馬，越山過河，從數十里外趕來參加鄉選。他們興奮地說：『過去咱老百姓沒有說話的地方，這個會真是『沙格，沙格』（很好的意思）。』從下面的數字裏，可以看出藏民參加選舉的盛況：共和鄉共二八八三人，選民共二一四〇人（男八九〇名，女一二五〇名）；實際參加選舉的人數，男六五七人，女八五九人，共一五一六人，佔選民總數的百分之七〇・八。

經過民主選舉，勞動人民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例如共和鄉三十七個鄉代表中，有三十人是勞動人民中的優秀分子。撒哈爾村過去是一個地位低微的弱部落，這次選舉中，該村僱工出身的達高，不僅當選爲鄉政府委員，並被選爲出席

全縣各界代表會議的代表。全村藏民均興高采烈，認為共產黨給他們帶來了幸福。該村另一個新當選的行政村主任王撒旦，也是一位貧苦藏民。

藏民青年們對於新事物的接受顯得更銳敏些。拉卜楞剛解放不到一個月，即有八十多名知識青年和民兵要求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民兵司令部的藏民青年，多是農牧民子弟，以前根本沒有開會的習慣，更談不到相互提意見了；現在，他們開始了民主生活，學習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了。

拉卜楞開辦了十多年的藏民小學，每期畢業的藏民學生，有時僅一、二人，最多的一次也未超過七人；但在解放後的兩個月中，拉卜楞藏民青年已有六十餘人（內有婦女十餘名）遠赴蘭州市學習，這顯明地表現出藏民青年的覺悟在迅速地提高着。原籍青海的依旦加，十幾歲時為逃避馬匪抓兵而跑到拉卜楞當了六年伙夫，現在他自動參加了革命的行列，到蘭州學習去了。他興奮地告訴他的朋友：『我認識了共產黨是真正為藏民謀利益的。我一定好好工作，藏民出頭的日子到了。』